



蘇粵的婚禮

喪



風行旅學友
THE UNION TRIP PARTY
館書圖

上海圖書館藏書

友聲旅行社
圖書館

第 390/2 號

全書共 — 冊

上海圖書館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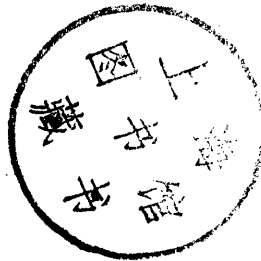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7 8443B

顧頡剛述
劉萬章

民俗學會
叢書

蘇
粵
的
婚
喪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研究所印行

264388

民俗學會小叢書弁言

民俗可以成爲一種學問，以前人決不會夢想到。他們固然從初民以來早有許多生活的法則，許多想像的天地，可憐他們只能作非意識的創造和身不由主的隨從，從來不會指出這些事實的型式和因果。到現在，高文典冊充滿了藏書室的棟宇，畢竟觸手是膚廓的紀載，難找出他們的最親切的實際生活。

他們爲風氣所蒙蔽，盲了兩眼，對於這些好材料視而不見，正也不能責備。現在我們的眼睛已爲潮流所激盪而張開了，於是陡然看見許多沃野膏壤可以做我們的田地，許多嘉卉珍果可以做我們的農產；我們心知在這很近的時期之內可以獲到這一筆大產業，那裏禁得住不高興，那裡禁得住不呼喊道，「我們要開闢這些肥土！我們要在這方面得到豐盛的收穫！」

但是，要得到豐盛的收穫豈是隨便可以如願的。我們沒有鋤頭，犁耙等等工具便不能種田造林；我們沒有鐮刀，剪子，筐篋，繩索等等工具便不能割禾剪果，裝篋束捆。所以我們有了這個開闢土地的野心，就應該去修繕工具，更應該去作應用工具的訓練，使得我們對於這些材料實施工作時候不至於無法應付。

我們爲了不肯辜負時代的使命，前已發刊「民間文藝週刊」。此外，風俗宗教等材料也將同樣地搜集和發表。這部小叢書便是我們努力中的一種。希望同志諸君能够明瞭自己的責任，各各作整理方法的訓練，各各規定了工作的範圍而致力，在一個團體之中分工合作。要待我們親手收拾的民俗學的材料有燦爛的建設時，我們才得放了膽說：這些田地確是我們的產業了！

顧頡剛 一九二八，一，二九。

序言

這本小冊子，是集合顧頤剛先生的「一個全全六禮的總禮單」，「一個光緒十五年的奩目」，「兩個出殯的導子賬」；和我的「廣州的舊婚」，「廣州的舊婚俗補述」，「廣州的舊喪俗」；六篇文章而成的。

在所謂經書上紀載的婚喪禮，沒有人家全依樣奉行的，這一來因為讀經書而能了解照辦的並不多；二來經書上的紀載委實令行者做不到的多；三來經書紀載的時候，距後人年代太遠，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而且有時因各處民情和環境的關係，不能令各地的人奉之而不違，由是之故，便把統一的「禮」化爲參差不一的「俗」；雖然各地也有共同相類之點，而歧異的地方却不少了。

一個熟讀經書的人，把婚喪禮背得很爛熟，可是未必在實行時，能夠免於「手足無措」！那個慣於替人辦婚喪的人，得了許多婚喪俗經驗，像廣州的「好命公」，「堂倌」，「好命婆」……等，他們就可以知道一切，應付得非常裕如。有時因熟生巧，便會把不適應的「禮」，改做或添上「俗」的有趣，比方擅弓上說：「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反也。」在廣州喪俗當中便有「喊」的這門工夫：奉茶，供飯，朝朝晚晚，每夜的更鼓，和親朋到弔，都要「喊」的；並且有許多「美」的歌兒，悠揚悲切的音調，發生在

這裏。我們研究民俗的人，也許會在他們得到不少的材料。

在一般有大士大夫思想的人們，以為俗是俗，不應拿來紀載，如果有這樣的紀載，他們便要譏笑！其實是大謬不然的：風俗便是人們生活的表現，該處的風俗，便是該處人們的生活之表現；各處風俗不同，就是各地的人之生活迥異，如果把這不同的風俗，通通紀述出來，給大家知道各處迥異的生活，是多麼欣幸的事呢！現在這種潮流是不停地在我們周圍盪漾，告訴我們不要有大士大夫的壞思想，我們為適應環境的原故，在以前沒有人注意的荒蕪之土——民俗——中，開懇成沃美的耕地，希望收穫無數嘉禾美果。

民俗學會成立伊始，我們把這些紀述，繕印出來，一以表示民俗學會的工作，一則希望四方同志，努力於這工作，把各處的民俗，介紹出來；那末，我們這本冊子，就是投磚引玉的東西哩。

十七，四，十七，劉萬章寫於九曜。

目錄

民俗學會小叢書弁言	顧頡剛
序言	劉萬章
一個全金六禮的總禮舉	顧頡剛(一)
一個光緒十五年的奩目	顧頡剛(八)
兩個出殯的導子賬	顧頡剛(三〇)
廣州的舊婚俗	劉萬章(四五)
廣州的舊婚俗補述	劉萬章(五六)
廣州的舊喪俗	劉萬章(六〇)

蘇粵的婚喪

(一) 蘇州

顧頡剛

一個『全金六禮』的總禮單

(十三，五，廿五，歌謠週刊)

這一篇文字我想做了好久，到今天才因本刊出結婚專號而寫出來。當我經過這番情形的時候，胸中確有無數意見，對於這些事物亦能深切了解；但那時我正病着，不能都寫出。到如今，大半已忘了！現在只就日記上所載，敷衍成爲這篇文章。

民國八年，我家爲我籌備續娶，請賬房先生開禮單。這禮單雖是承襲着儀禮上「六禮」的名目（儀禮的六禮是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實際上只有「求允」，「納徵」，「肅妝」，「迎鸞」四禮。但就「全金六禮」一名看來，這「六禮」二字乃是「飾物」的異名。飾物有金銀，半金，全金的不同，故六禮亦就有了這些區別。所謂「總禮單」者，向來求允，納徵二禮，叫做「送小盤」，卽是定親時之禮；肅妝，迎鸞二禮，叫做「送大盤」，卽是娶親時之禮；兩件事情原可隔的很久，而我家



蘇 粵 的 婚 喪

因爲急於要爲我續娶，所以同時提出，希望事情辦得快一點。禮單不是正式的聘禮帖子，乃是先把聘禮格式開了出來，和女宅磋商條件之用的。所以在這事上，男宅當然開得少一點，女宅當然爭得多一點。現在先把賬房先生開的單子鈔在下面；爲說明的便利計，助上行數。

- | | | | | |
|----|---|---|---|---|
| 一 | 文 | 定 | 厥 | 祥 |
| 二 | 喜 | | | 開 |
| 三 | 求 | 允 | 道 | 日 |
| 四 | 羹 | 果 | 全 | 福 |
| | | | | 代 |
| | | | | 儀 |
| | | | | 四 |
| | | | | 兩 |
| 五 | 納 | 徵 | 道 | 日 |
| 六 | 羹 | 果 | 全 | 福 |
| | | | | 代 |
| | | | | 儀 |
| | | | | 四 |
| | | | | 兩 |
| 七 | 求 | 允 | 納 | 徵 |
| | | | | 吉 |
| | | | | 禮 |
| 八 | 金 | 求 | 一 | 品 |
| | | | | 蘭 |
| | | | | 芽 |
| | | | | 玉 |
| | | | | 茗 |
| 九 | 錫 | 金 | 成 | 對 |
| | | | | 茶 |
| | | | | 瓶 |
| | | | | 百 |
| | | | | 子 |
| 一〇 | 聘 | 金 | 出 | 代 |
| | | | | 禮 |
| | | | | 金 |
| | | | | 百 |
| | | | | 合 |
| 一一 | 赤 | 金 | 千 | 金 |
| | | | | 赤 |
| | | | | 金 |
| | | | | 如 |
| | | | | 意 |

蘇 粵 的 婚 喪

二二	赤金手記	赤金手鐲
二三	珠花成對	珠環成雙
二四	羹果肆拾	綵幣拾陸
二五	枝圓桃棗	對果得果
一六	肅妝道日	
一七	羹果全福	代儀四兩
一八	迎鸞道日	
一九	羹果全福	代儀四兩
二〇	肅妝吉禮	
二一	珠冠玉帶	禮服全裝
二二	花冠全髻	大衣方巾
二三	吉衣五事	寶簪珠環
二四	結髮齊眉	登科浴果
二五	寶炬安息	宮粉胭脂

二六

拜命酒醴

與前徵禮

二七

司閣啓闈

扶几捲軸

二八

臨門喜牒

總函百子

二九

右

呈

三〇

三一

喜鑾

三二

武陵喜具

我因發對於這張禮單不明白，請賬房先生解釋。他說，「帖子是要湊足行數的，照這樣三十二行，恰好寫滿一個八折的帖子。人家也有湊足四十行，寫成十折帖的，無非將「寶簪珠環」寫成「寶簪成對」，「珠環成雙」，將「登科浴果」寫成「登科發祿」，「浴果百子」，將「枝圓桃棗」，寫成什麼枝圓，什麼桃棗，以及加上種種吉利話罷了。」

又說，「代儀四兩，（四，六，一七，一九，行）即是銀幣四圓。「羹果肆拾」（二四）即是四十圓。「總函百子」，（八八）即是一百圓。加起來，共一百五十六圓。因為肅妝的代儀是照例要退還的，所以只有一百五十二圓。（開門錢不在內。）

又說，「茶瓶，羹果，綵幣，喜牒」之數是可以改動的。「羹果肆拾」，「綵幣拾陸」(一四)，即是俗語所謂「四十兩，十六段頭」(十六段，即是八件衣服)。其次，有三十兩，十二段頭。又其次，有二十兩，八段頭。「臨門喜牒」(二八)即是「開門錢」，開門錢有大小不同(詳見後)。有種人家寫「大小臨門」，爲的是求免開門錢的爭執。但是不漂亮，且小開門是必爭的，所以不如不說定。」

我把這張禮單拿進去問祖母。祖母說：「茶瓶百子(九)可改爲「茶瓶六十」。「羹果肆拾」，「綵幣拾陸」(一四)可改爲「羹果叁拾」，「綵幣拾貳」。「臨門喜牒」可寫明「喜牒捌拾」，因爲開門錢是必爭的，寫了八十，爭去是一百；寫了一百，爭去就是一百二十了。」

我問祖母，「要是用半金六禮，怎樣寫法？」祖母說，「銀的代名詞是「紫金」，所以只要把「赤金」(一一，一二)改爲紫金好了。」

過了幾個月，喜期到了，我對於這個禮單方才有切實的瞭解。我是一個歡喜追究禮意的人，現在且追究開門錢及綵幣羹果的禮意於下：

(一)開門錢——開門錢本是賞給女宅僕人的。因爲他們有「司閘，啓閘」，「扶儿，捲軸」(一七)的辛勞。後來不知何故，卻給女宅主人吞沒了。這想來因爲數目漸漸加大，主人眼看着亮晃晃的銀子，捨不得分給奴僕，所以如此。至於數目加得這麼大，想來是千百年來，女宅僕人總要拚

命向男宅爭錢，以改愈積愈高。自從主人吞沒了開門錢，女宅僕人的賞錢仍是非有不可的，所以另立了『小開門』的名目去討賞錢，而把正當的賞錢喚做『大開門』。自此以後，大開門錢在定親時即可由兩宅主人論定，只算是男宅給與女宅的一宗禮分。可是由兩宅主人自行論定，究竟上等人和下等人不同，可以盡力增加：所以小開門錢女宅僕人聚眾索討，面紅耳赤，只爭得二十元，三十元；大開門錢由媒人聯絡關說，輕描淡寫，竟到了八十，一百。這固然是男宅主人為要自己面子好看，所以肯出，但也是女宅主人為要得到一宗款項來補助他的嫁女虧耗，所以方爭呢。然而女宅主人是自認作奴僕了！

(二)綵幣羹果——五事衣【二三】是嫁時穿着的，是必備的衣服，所以放在蕭妝吉禮裏邊。至於納徵吉禮裏的綵幣，乃是做常服用的。我問祖母：「納徵裏的羹果若干，綵幣若干(一四)，怎麼講？」祖母說，「從前的綵幣是未成衣的幣帛，所以寫幾端。至於羹果的錢，即是做衣服的工價。」經這樣一解釋，意義就非常明白。但這個禮意現在又失去了：所謂綵幣，乃是由女宅開了衣服式樣，男宅照樣做成的衣服；工價若干，男宅依然照送，並不因衣服已做成而刪去。在這個情形之下，又使我猜想女宅的過僭了。他們不願意將綵幣自製衣服，多耗工價，但成衣的羹果錢是不肯放鬆的，所以結果男宅出了雙倍的工價，女宅又不勞而獲地添了一筆收入。到了後來，大家不知道羹果綵幣是什

麼用意了，只以為綵幣即是做成的衣服，羹果也是一個禮分。

看着禮單，除了「道日」是名實相副的禮分外，並不會提金錢。聘寫「用代」(一〇)，更不落邊際。却被歷來的女宅精心竭力地刮取男宅，以致成衣匠的工錢，奴僕的賞錢，都成了女宅的正當收入。而且價錢放得極大，做八件衣服要四十元，扶几捲軸要一百元。講到禮意，實在大大的可以吃驚。然而大家着了，並沒有起一點駭詫，只覺得嫁女之家應當索取這一筆賣價，娶媳之家應當委曲答應對方的需索而付出一筆買價。在這種的見解之下，自然要搖頭歎氣，說「成家大不易」了！

這個禮單，應當說明處尚多，但我的學力還不設做牠的注解，等我碰見了一位熟悉蘇州婚嫁掌故的人，當細心地請教他，把他的譜錄了出來，登入將來的本刊。

一三，五，二一。

一個光緒十五年的「奩目」

(十三，六，八，歌謠週刊。)

偶然在我家破紙堆裡找到一個奩目，又使我很高興地保存着。這個帖後寫着「樂安喜具」，又寫着「光緒己丑」。光緒己丑是十五年（一八八九），我想不起我家在那年會有什麼喜事。樂安這個郡名，翻開百家姓來看，有孫，蘇，任，三家，也說不定是哪一家。所以我想，這一定是親戚家裏的東西，遺留在我家的。人這家人家既不能知道確實，當然對於這個奩目不能批評牠的奢侈。我現在鈔在這裏，只要使大家知道蘇州人在距今三十五年前的嫁女排場的約畧罷了。

這個奩目共二十二摺，後面畧損，說不定原來是二十四摺：第一第二摺寫着「荆布家風」四個大字；第三摺至第十八摺為奩目；第十九，第二十摺寫着「裕後綿長」四個大字；第二十一摺寫着「龍飛光緒己丑年十月穀旦吉立」；第二十二摺是完全空白。奩目每摺八行；共十六摺，一百二十八行。這比上次登的「全金六禮的總禮單」好看得多了！原文錄下：

一 喜 開

二 硃漆衣箱成對

蘇 粵 的 婚 喪

- 三 硃漆皮箱成雙
- 四 硃漆箱廚成對
- 五 潮銅鎖匙齊全
- 六 綵漆緞盒成雙
- 七 綿繡緞袱齊全
- 八 梛木妝臺全福
- 九 梛木檯欄全圍
- 一〇 洋氈綠呢檯毯
- 一一 團圓寶鏡全福
- 一二 紅木鏡架全座
- 一三 顧繡人物鏡袱
- 一四 千年吉連發祿
- 一五 千金如意成雙
- 一六 紅木洋鏡全座

- 一七 鑲銅鎖匙齊全
- 一八 綵繡鏡袱全備
- 一九 紅木手鏡全事
- 二〇 五彩鏡套全圖
- 二一 紅木官箱全事
- 二二 潮銅鎖匙齊全
- 二三 紅木禮匣全事
- 二四 紅木書鏡全事
- 二五 紅木檯燈成對
- 二六 金蓮寶炬雙輝
- 二七 和合茶碗成對
- 二八 細密茶杯雙喜
- 二九 點錫香盒全座
- 三〇 點錫煖壺全事



蘇 粵 的 婚 喪

- | | |
|----|--------|
| 三一 | 五彩蜜罐全事 |
| 三二 | 細蜜油碟全事 |
| 三三 | 五彩水船全事 |
| 三四 | 定窰香盆全事 |
| 三五 | 椴木方枕四喜 |
| 三六 | 大紅枕罩齊全 |
| 三七 | 椴木脚枕成對 |
| 三八 | 綵呢枕罩成雙 |
| 三九 | 椴木衣架全座 |
| 四〇 | 紅綠館帘六貼 |
| 四一 | 椴木面架全座 |
| 四二 | 雲銅面盆全事 |
| 四三 | 翠綠洋縐繡幌 |
| 四四 | 廣錫刷匣全事 |

蘇 粵 的 婚 喪

四五	紅木照鏡全福
四六	金漆圓盒四喜
四七	硃漆絲籬盤心
四八	和合扁担同心
四九	綵漆方提全事
五〇	綵漆圓提全事
五一	紅木茶盤成雙
五二	大紅繡袱齊全
五三	廣錫湯鐘拾全
五四	雲銅茶匙拾全
五五	廣錫湯盆拾全
五六	廣錫盆架齊全
五七	點錫福筴雙對
五八	光躡寶炬雙輝

粵蘇的婚奩

五九 廣錫燈檯成對

六〇 平陸三級高昇

六一 廣錫書燈成對

六二 廣錫圓掇成雙

六三 廣錫茶壺全事

六四 廣錫茶瓶成對

六五 廣錫湯爐成對

六六 點錫思壺成對

六七 廣錫鷄爐全座

六八 綵銅掇爐全座

六九 綵銅足爐成對

七〇 紅銅手爐成對

七一 嘉銅手炤成對

七二 探花及第呈祥

粵蘇的婚喪

七三	紫銅煖燭成對
七四	紅銅飯撥全事
七五	紅銅茶炊全事
七六	紅銅柄罐全事
七七	鴻運富斗全柄
七八	五彩會千貳拾
七九	官窰海碗成對
八〇	五彩海盆成雙
八一	五彩大盈拾全
八二	官窰大碗拾全
八三	官窰湯碗拾全
八四	五彩飯碗拾全
八五	官窰寸盆拾全
八六	五彩酒鐘拾全

蘇 粵 的 婚 喪

八七

細窰調羹拾全

八八

象牙宮箸全席

八九

五彩茶碗拾全

九〇

點錫茶托拾全

九一

細窰茶鐘貳浴

九二

五彩鷄缸拾全

九三

和合蓋碗四喜

九四

細窰酒杯成雙

九五

五彩茶壺成對

九六

紋銀提鑿齊全

九七

官窰果掇成雙

九八

細窰面盆全事

九九

洋晶茶杯雙喜

一〇〇

廣漆提籃成雙

- 一〇一 廣漆提盤雙事
- 一〇二 大號浴桶全事
- 一〇三 硃漆俗桶全事
- 一〇四 硃漆足桶全事
- 一〇五 硃漆粉桶全事
- 一〇六 硃漆提桶成對
- 一〇七 硃漆瓜桶成對
- 一〇八 硃漆套桶全事
- 一〇九 硃漆鞋桶成對
- 一一〇 硃漆碗桶全事
- 一一一 硃漆水桶全事
- 一一二 硃漆灰桶全事
- 一一三 硃漆面桶成雙
- 一一四 大號果桶成對

蘇 粵 的 婚 喪

- 一一五 硃漆果桶成雙
一一六 廣漆喜桶成對
一一七 硃漆子桶成對
一一八 硃漆孫桶成對
一一九 硃漆兒桶成雙
一二〇 和合盞斯衍慶
一二一 欣占百事吉祥
一二二 永慶齊眉偕老
一二三 子孫福祿綿長
一二四 右 呈
一二五 (空行)
一二六 臺鑑
一二七 (空行)
一二八 樂安喜具

我把這個目錄鈔了一通，眼睛也有些眩了。他們把無論什麼東西都湊成六字句；一句不能完的就分爲兩句或三句，（如「五彩茶壺成對，紋銀提鑾齊全」，〔九五，九六〕，實在只是「兩把有銀鑾的五彩茶壺」。又如「紅木洋鏡全座，雲銅鎖匙齊全，綵繡鏡袱全備」，〔一六，一七，一八〕，實在是「一座有鎖匙綉袱的洋鏡」）。又因爲要件數的多，把一種東西分做幾件。（如「硃漆子桶成雙，硃漆孫桶成對」，〔一一七，一一八〕，實在只是「四隻子孫桶」）。我覺得非由我們替他另開一賬，是看不清楚的，所以重記如下：

甲，銅器：

- (一) 面盆一件(連繡幌)〔四二，四三〕
- (二) 茶匙十件〔五四〕
- (三) 撥爐一件〔六八〕
- (四) 腳爐二件〔六九〕
- (五) 手爐二件〔七十〕
- (六) 手炤二件(連花)〔七一，七二〕
- (七) 煖鍋二件〔七三〕

(八)飯拔一件〔七四〕

(九)茶炊一件〔七五〕

(十)柄鐘一件〔七六〕

(十一)熨斗一件〔七七〕

乙，錫器：

(一)香盒一件〔二九〕

(二)煖壺一件〔三十〕

(三)刷匣一件〔四四〕

(四)方提糧壺一件〔四九〕

(五)圓提糧壺一件〔五十〕

(六)湯盅(原誤作鐘)十件〔五三〕

(七)湯盆十件(連盆架)〔五五，五六〕

(八)燭扦二件(連燭)〔五七，五八〕

(九)燈檯二件(連平陸三級)〔五九，六十〕

(十)書燈二件〔六一〕

(十一)圓撥二件〔六二〕

(十二)茶壺一件〔六三〕

(十三)茶瓶二件〔六四〕

(十四)湯爐二件〔六五〕

(十五)酒壺二件〔六六〕

(十六)鷄鳴爐一件〔六七〕

丙，磁器：

(一)茶碗二件〔二七〕

(二)茶盃二件〔二八〕

(三)蜜罐一件〔三一〕

(四)油碟一件〔三二〕

(五)水船一件〔三三〕

(六)香盆一件〔三四〕

蘇 粵 的 婚 喪

- (七) 會千碟二十件〔八七〕
- (八) 海碗二件〔七九〕
- (九) 海盆二件〔八十〕
- (十) 大盆十件〔八一〕
- (十一) 大碗十件〔八二〕
- (十二) 湯碗十件〔八三〕
- (十三) 飯碗十件〔八四〕
- (十四) 寸盆十件〔八五〕
- (十五) 酒盅(原誤作鐘)十件〔八六〕
- (十六) 匙十件〔八七〕
- (十七) 茶碗十件(連錫茶托)〔八九，九十〕
- (十八) 茶盅(原誤作鐘)二十件〔九一〕
- (十九) 雞缸十件〔九二〕
- (二十) 蓋碗四件〔九三〕

(二一)酒杯二件〔九四〕

(二二)茶壺二件(連銀鑲)〔九五，九六〕

(二三)果掇二件〔九七〕

(二四)面盆一件〔九八〕

(二五)洋晶茶杯二件〔九九〕

丁，牙器：

(一)象牙筷一席〔八八〕

(二)會扞二十枝〔七八〕(韻剛按，此物未能確知，姑列此，俟考。)

戊，木器：

(一)箱廚二件(連銅鎖匙)〔四，五〕

(二)緞盒二件(連繡袱)〔六，七〕

(三)妝檯一件(連檯欄，檯毯)〔八，九，十〕

(四)官箱一件(連鎖匙)〔二一，二二〕

(五)禮匣一件〔二三〕

蘇 粵 的 婚 喪

- (六) 檯燈二件(連燭)〔二五，二六〕
- (七) 方杌四件(連單)〔三五，三六〕
- (八) 脚机二件(連單)〔三七，三八〕
- (九) 衣架一件(三九)
- (十) 面架一件(四一)
- (十一) 圓盤四件〔四六〕
- (十二) 茶盤二件(連繡袱)〔五一，五二〕
- (十三) 大號浴桶一件〔一〇二〕
- (十四) 浴桶一件〔一〇三〕
- (十五) 脚桶一件〔一〇四〕
- (十六) 粉桶一件〔一〇五〕
- (十七) 提桶二件〔一〇六〕
- (十八) 瓜子桶二件〔一〇七〕
- (十九) 套桶一件〔一〇八〕

- (二十) 鞋桶二件〔一〇九〕
- (二一) 碗桶一件〔一一〇〕
- (二二) 水桶一件〔一一一〕
- (二三) 灰桶一件〔一一二〕
- (二四) 面桶二件〔一一三〕
- (二五) 大號果桶二件〔一一四〕
- (二六) 果桶二件〔一一五〕
- (二七) 喜桶二件〔一一六〕
- (二八) 子孫桶四件〔一一七，一一八〕
- (二九) 兒桶二件〔一一九〕

己，竹器：

- (一) 絲籬一件〔四七〕
- (二) 扁担一件〔四八〕
- (三) 提籃二件〔一〇〇〕

(四)提盤二件〔一〇一〕

庚，箱：

(一)衣箱二件(顏鞠按，這件東西未輕說明用的什麼材料，恐是木質包紙塗油的。)[二四]
辛，鏡：

(一)團圓鏡一件(連鏡架，繡袱)[一一，一二，一三]

(二)洋鏡一件(連鎖匙，繡袱)[一六，一七，一八]

(三)手鏡一件(連線套)[一九，二十]

(四)書鏡一件〔二四〕

(五)照鏡一件〔四五〕

壬，布帛：

(一)發祿袋一件(連如意二個)[一四，一五]

(二)門帘六件〔四十〕

我寫完了這一篇，不禁失聲歎道：噫，這原是蘇州最起碼的排場！要是現在中人以上之家再照這樣辦，一定給人家齒冷了！(因為這裏俱用四只衣箱，名爲「四只頭」，現在差不多沒有了。至

於榻牀，顯被，這裏都沒有，更可見其簡單。）我於是奔到裏邊去，問同居的吳緯熙先生和潘介泉夫人，蘇州人現在備嫁妝的情形如何。下邊所記，就是他們的答話。

現在「四只頭」的排場，除了清寒的人家可說沒有。剛到水平線的，是「赤脚兩裙箱」；所謂「赤脚」，乃是沒有榻牀，沒有櫥，沒有圓鑪火，僅僅有「兩裙箱」而已。「裙箱是木製的大箱，門向上開，極呆笨的東西。」從赤脚兩裙箱進一步，是「兩裙箱」，有圓鑪火了，有榻牀了，榻牀上有顯被了。（顯被是發嫁妝時放在榻牀上給人家看的，起碼是六條。）再高一點，裙箱之外更有一口衣櫥，或兩口衣櫥（通常是有鏡子的）。從兩裙箱的排場更進一步，是「紅木兩裙箱」；以上所說的東西用的木料，都是楮木，這便用全紅木了。用了紅木兩裙箱，於是顯被要多些，從八條，十二條，至十六條的都有；一個榻牀放不下，就用兩個榻牀。裙箱，衣櫥，榻牀，顯被的程度都高了，也須有別的東西陪襯才好，所以有「銀桌面」，盞壺碗箸都是銀器，放滿一個「八仙桌」（八個人坐的桌子叫八仙桌）。從紅木兩裙箱再進一步，是「紅木四裙箱」，這自然更講究了；顯被多至二十條，銀桌面多至兩桌，衣櫥也跟了裙箱之數而為四座。到了這個境界再要進上去，自然也可以，但只是資本家的奢侈，不是詩禮人家的應有事了！拿以上的階級列出一表，以清眉目：

一、四只頭。

二，赤脚兩裙箱。

三，兩裙箱。

四，紅木兩裙箱。

五，紅木四裙箱。

從鄉下人的「一抬四枕」鄉下人嫁女，最低的嫁妝只有一只抬子，四只杌子，到「紅木四裙箱」，不知經過了多少階級。「四只頭」的排場雖是爲鄉下人的羨慕，但適足成爲城裡人的羞恥。我今天鈔出這一個奩目，希望大家見見我們城裡人所羞恥的東西。還祝頌我的運氣好，不久即能找得一個「紅木四裙箱」的奩目，在將來的本刊上發表，使得大家更可見見我們城裡人所誇耀的東西。不知大家以爲如何？

★

★

★

★

★

這篇文章寫完了，胸中尙有一句熬不住的話要說。這句話的主要意思是：嫁妝裏的東西不卽是日常生活應用的東西。這句話似乎奇怪：所以辦嫁妝的原因，原爲女兒嫁到男家以後一切物件都有得使用，不致有起居不便的苦痛，怎麼反不是生活上需用的東西呢。但事實確是如此。明明現在人用的是「洋鏡」了，但銅製的「圓圓鏡」仍是要的。明明現在人用的是「洋磁」了，但銅製的「面盆」仍是

不能少的。明明男家用的是鐵牀，「發祿袋」不能挂了，但仍舊要做的。什麼「緞盒」，什麼「套桶」，「果桶」，都是最無實用的東西；但爲了要扮成一個嫁妝的局面，不得不辦。這種東西，辦了去也徒然用報紙包裝了，堆在櫃頂上或牀底下：一生沒有用着的一天。要是用得着，除非自己女兒要嫁人時，取出來見一見新，又充做了嫁妝。這樣下去，倒成了母系的「傳家寶」。最可厭的，是銅錫器。照上面所列，銅器有二十四件，錫器有四十一件。日常生活所用的都已是磁器了，他們却還要備着銅器時代的貨物。這些東西送去了，有的是一定包了起來不用的（如提糧壺，圓撥，書燈之類），有的還雜在磁器裡應用（如酒壺，面盆，茶壺之類）。所以雜在磁器裏應用，並不是牠實有應用於今日的資格，乃是既有了這件東西，棄置似乎可惜，勉強取來充數。所以我每走過銅錫器店時，輒想：你們虧待有了這嫁妝的主顧，否則你們哪能生存於今日呢！

從此看來，我們可以歸納出一條通例：凡是社會上的一種儀式，都有很長久的經歷，牠每經過一個時期，即挾着這時期的質塊隨以俱流；經歷愈久，樣雜的質塊也愈多，雖是這些質塊在應用上的價值已經喪失，但儀式上的資格是不廢的。所以我們無論在喪儀上，婚儀上，以至一切的儀式上看，必可分出牠的先後的層次。固然要把這些層次分得十分明瞭是很困難的，但有了這個觀念，一定可以幫助我們明瞭這儀式之所由來，及其遷變的經歷，這是無疑的。我們對着這些無聊的儀式，當

然憎惡到極度，但知道了這些事都是由一點一滴地積成的，也可使我們對於愚昧的人們興起悲憫的同情，想出解悟他們的方法，而不僅僅以怨恨咒罵了事。

十三，六，三。

兩個出殯的導子賑

(十三，四，廿七。歌謠週刊)

三吳本來是「尚文」著名的地方。但尚文有今古的不同：以前是縉紳家的尚文，現在是資本家的尚文。換句話說，就是從前是貴的尚文，現在是富的尚文。縉紳家的尚文，凡事要講體制，階級觀念很重。資本家的尚文，無論什麼體制都可借越，只要有錢就行。照這樣做去，所苦的是一班縉紳家和準資本家。因為縉紳家和資本家既這樣幹，他既以別種資格和他們立了不同的地位，為面子關係，也就不能不這樣幹。凡是一件新奇的事情，經過了幾個人一做，這件事就成為風氣，非大家照樣做不可。從前縉紳家的尚文，所苦的只是「高門貴姓」；現在階級制度既打破，這個痛苦就要普及于平民了。

尚文的表見不止一端，最要的是婚喪兩事，因為這是人生的大事。婚嫁固然張揚，但尙不及喪葬。因為婚嫁是長輩為小輩做的事，就是辦得節省一點，也只會引人笑，不會引人罵，而且一雙父母生了很多的兒女，亦不能儘力鋪張，以致後來難乎為繼，見得父母對於子女的有所厚薄偏頗。喪葬便不同了，這是小輩為長輩做的事，辦得節省些，親戚間的老輩就製罵了，這個兒子便要承受不孝

的罪名，爲社會所不齒了。加以兒子一多，一件喪事就有共同負擔的義務，人多自然力厚，儘可彌綽有餘。喪葬之中，葬父看得輕淡一點，墓爲墳塋都在鄉間，葬的時候沒有人瞧見。喪之中，尤以出殯爲最鋪排，因爲這是從街坊經過的，看見的人最多。有了這些理由，所以籌備出殯是喪家的一件大事，亦是看熱鬧的人的一件大事。在沒有出殯之前，風聲已傳出了，「某家出喪，過某處地方」，於是許多閒空人到街坊等候。這家出殯的儀仗好，能夠滿足閒空人的希望，大家贊一聲「某家到底有面子！」穿孝服的子孫雖在功布內匍匐而行，聽得這句話，心中頓時發意。若是儀仗沒有什麼出色，或是同日有幾家出殯，比較之下減色了，大家在街頭訕笑道：「這種樣子也配給我們瞧嗎！」那麼，喪家若干天的豫備，多少的金錢，都是白白的冤枉花費了。不但是冤枉花費，而且永久担着不好的名望，大家常在口邊稱引道：「某人薄待他的父母呵！」「某家真是不愛面子呵！」

倘使這班笑人罵人的人自己有錢，一旦自己有事，真可以比平常人闊綽，倒還不失爲「以自己度人」。但他們臨了有事，也一樣的愛惜金錢而又要顧「極面子」，環揣揣的怕給人家笑罵。這又何苦來呢！想來他們的心理，只有「大家如此，只能如此，不該不如此」的一句天經地義的話，於是大家都很情願的做了這句話的犧牲了。

北京普通人家出喪，有的只有一個樞，樞前爲導引的孝子和男姻友，樞後爲送殯的女親屬及女姻

友。出喪的本意本來只有如此。稍微講究一點的人家，柩前弄一班音樂，幾個戲裝的童子奏樂導引；他們以為死人是有意識的，要有戲聽靈魂纔肯走，這樣辦法也講得通。但這樣的出喪在蘇州是見不到得。他們以為這樣出喪豈不丟臉，豈不被人笑殺，所以寧可不出喪，只在烏黑的半夜裏，大家睡熟的當兒，叫了幾個苦力把靈柩扛下船去，開船到城門口，待天明之後開了城門出城，稱其名曰「偷出喪」。這樣的辦法，大家倒也原諒他們的貧困，不加責備。只是要在街上出殯的，總非達到鬧綽的水平線不可。蘇州的街道本窄狹小，出殯的導子又擁擠，所以一家出殯就把一街交通阻斷，導子怎麼長牠阻斷交通也怎麼長，然而大家的心理，不但不厭牠的阻斷交通太長，反而可惜牠的阻斷交通還短。所以然之故，實在大家看出殯不是出殯了，乃是迎神賽會了。

我記得小時候曾經送過幾家出殯，那時的導子還不甚長，「對子馬」（騎馬送喪之親友為對子馬，穿素衣的為「白對子」，穿常服的為「紅對子」）也不是常看見的東西，送喪的還肯步行相送。到現在，步行的竟沒有了；若要送喪除非騎對子馬，導子一天比一天花樣翻新。要解釋牠的理由，大概可以說是從前有階級的限制，不能隨便玩弄，現在這個藩籬決破了，而又從上海方面輸進資本家的奢侈精神，所以一發難收如此。

約距今五六年，有兩次上海的資本家出殯到蘇州的事，這兩次給蘇州人以極好的印象，極梁的

記憶。一是盛宣懷，一是奚尊銘。盛宣懷是招商局，漢冶萍煤鐵等處的大股東，他有一所花園在蘇州（就是閶門外的留園）；死了之後，他家規定在出殯項下用去若干萬，運柩到蘇州園裏。那時我不在蘇州，不知道怎麼「盛」法（蘇州喚熱鬧為盛），只聽得大家講，是空前的盛，是看出殯人的生平惟一眼福。奚尊銘是上海的顏料商，歐戰以後，顏料來源斷絕，價錢奇貴，業顏料的人都發了大財；他賺了錢而沒有用，就死了，他的家屬哀憐他，所以也在出殯上特別的鋪張，使得死者可以瞑目。有了他們兩家，於是「盛出殯」成了一個強固的風氣。

我的民國八年的日記裡記着一段：——

杭某沒，其家本定前日出柩，嗣以天雨，恐無人看，改至今日。蘇州自無迎神賽會，即以出殯代興。爭奇誇富，至有「高蹺」，「活羅漢」等……吁，可歎已！

後面鈔着一段小時報的新聞，（八年四月二十九日），這段新聞的題目是「愈出愈奇之殯儀」。原文如下：——

邇來蘇垣社會競尚奢華，卽出殯一事，自前年盛氏，今年奚氏，闖動遠道乘火車來觀，於是小康之家亦必爭勝以博路人之讚美。昨日船舫巷孫姓家舉殯，其儀仗應有盡有，復加「大鑼黨」，「馬八仙」，「馬八標」，「馬六冲」，「馬鼓吹」，「陰皂隸」，其中最為奇特者，扮有「漁樵耕讀」

四人，三人各騎一馬，惟耕者獨跨龐大之水牛一隻，雜於殯儀中爲點綴品。洵爲近日殯儀中之別開生面者。可見人民祇知好奇，對於實際置諸不顧也。（耕月）

但過了三年，這位先生驚奇以爲特加的「馬八標，馬六冲，馬鼓吹，」又成了「應有盡有」的普通東西了！（看我家的導子賬可知）。

前年，我家在三個月中經過了兩回喪事，這兩個導子賬都在我手裏。一是我的妹子，死在杭州，招魂到蘇，靈柩在殯房安置後，「回吉」到家。一是我的祖母，從家裏出殯到離家二里的殯房中。我在此要特別聲明的，我家並不是歡喜闊綽的人家，但在地位上，必不能不使殯儀在水平線以上。這兩個導子賬只是剛剛透過水平線的。請讀者看了，不要說我家奢侈，且從此推想一班闊人家的誇炫的樂趣，更推想一班無力而不得不撐場面的人的痛苦。

I 招魂回吉導子賬：

- | | |
|--------|---------|
| (一) 盞燈 | (二) 肅迴牌 |
| (三) 清道 | (四) 頭鑼 |
| (五) 六冲 | (六) 龍開 |
| (七) 銜牌 | (八) 金瓜 |

蘇 粵 的 婚 喪

(九)軍樂隊

(十)繡旗(十面)

(十一)羽士(七衆)

(十二)鎮魂雞亭

(十三)松毛祭奠牌

(十四)和尙(七衆)

(十五)松傘

(十六)照亭

(十七)繡傘(十面)

(十八)吹手

(十九)提明角燈

(二十)神奇

(二十一)送客

(二十二)飛虎

(二十三)二鑼

(二十四)大傘

(二十五)掌扇

(二十六)軍夜

(二十七)馬傘

(二十八)頂馬

(二十九)小堂名

(三十)提鐵燈

(三十一)神轎

(三十二)送轎

II 出殯導子張的：

(一)買路担

(二)開慈馬

(三) 路由馬

(四) 馬吹手(六人)

(五) 馬六冲

(六) 馬八標

(七) 明角誥命蠶燈

(八) 黃牌(二對)

(九) 錫執事(九對)

(十) 軍樂隊(六人)

(十一) 馬傘

(十二) 頂馬

(十三) 黃傘

(十四) 鳧節

(十五) 龍棍

(十六) 宮扇

(十七) 宮燈

(十八) 提爐六擋(自鳧節至此，共管僕十八)。

(十九) 誥敕亭(用黃綢貼架開四)

以上為第一節。自「馬六冲」以下，所有的東西都是烘托「誥敕亭」的。「誥敕」是皇帝所給，故有「宮燈」，「宮扇」等皇帝排場。「六冲」，「八標」，「執事」等為「轅門執事」，本是軍禮所用。前清時，須三品以上大員，方得向巡撫署投請，為「誥敕亭壯觀瞻」。現在巡撫署已沒，有，轅門執事只須叫管喪儀的人搬來應用好了。

(二〇) 開路神(一對)

(二一) 四金剛(二對)

蘇 粵 的 婚 喪

- (二二) 銘旌亭
(二三) 蠹燈
(二四) 肅迴牌
(二五) 六冲
(二六) 清道
(二七) 頭鑼
(二八) 銜牌(若干對)
(二九) 金瓜
(三〇) 龍開
(三一) 繡旗
(三二) 副音(九衆)
(三三) 香亭(用貼架開四)
(三四) 繡旛(五對)
(三五) 道士(九衆)
(三六) 榮亭(用貼架開四)
(三七) 繡牌(五對)
(三八) 對騎(八位)(剛案，此卽「紅對子」)
(三九) 大音樂(十人)
(四〇) 照片(用貼架開四)
(四一) 繡傘(十頂)
(四二) 禪門(九衆)
(四三) 軒轎(開四)
(四四) 奠字冲風(四個)
(四五) 祭奠牌(五對)
(四六) 輓對(若干付)
(四七) 十番
(四八) 祭文亭(開四)

(四九)經傘(十頂)

(五〇)古裝小細樂

(五一)神龕(開四)

(五二)送客

(五三)飛虎

(五四)二鑼

(五五)本身銜牌

(五六)素對騎(八位)

(五七)大傘

(五八)掌扇

(五九)軍夜

(六十)馬傘

(六一)頂騎

(六二)出白回紅小清音

(六三)童子

(六四)執旛小僧道

(六五)提明角燈

(六六)神轎(開四，用灑花珠花籃)

以上爲第二節，主要的東西是銘旌亭，神龕與神轎。「四金剛」二對，帳房先生開入後，我家因爲牠新出，不通用，所以把牠刪去；說不定現在又成了通用的東西了。「送客」係指走送的客人，但現在不行久矣，也只寫着罷了。(近年有坐人力車送喪的。)

(六七)孝銜牌(若干對)

(六八)喪牌

蘇 粵 的 婚 喪

(六七)掌禮

(七十)吹手

(七一)功布

(七二)軍夜〔背大洋燈〕

(七三)馬傘

(七四)提紙燈

(七五)柳鑼

(七六)擺馬

(七七)靈柩〔三十二名〕

(七八)全白轎

(七九)白頂轎

(八十)客轎

以上爲第三節主要的東西是靈柩。

你們瞧瞧，一個導子裏主要的東西只有(一)靈柩，(二)神轎，(三)銘旌亭，(誥勅亭十分之九是假的，神龕裏放的是遺容，回吉時仍要抬回家裡，故不算入)，連(四)功布，(五)白轎，(六)送客，(七)客轎，也不過七個項目；現在竟放大到十二倍，佔了八十個項目。這種「無中生有」添出的項目，真是虧他們一件一件地想出來！我很希望將來有空閒，把這些項目，考一考牠的來歷：最早加上去的是那幾件，後來逐步逐步加上去的又是那幾件。我曾聽老輩講，從前出殯導子除了死人本身的東西以外不過六七項，如大鑼，大傘，軍樂，掌扇，吹手之類。他們對於這種基本導子有一個專門名詞，我忘記了。從這基本導子加上去，如歸路神，肅迴牌，和尚，道士……已是我幼時所見的

。至於軍樂，細樂，都是這十餘年來所加入。十番鑼鼓更在其後，不過是幾年的事情；一派靡靡淫佚之音在喪儀中鼓奏，使人發笑。鳧節，龍棍，本是神廟中的東西，向來只有迎神賽會時充作儀仗的，現在也居然用作誥敕亭的先驅了。從此更益向上，於是有高蹻，臺閣，百寶箱，漁樵耕讀諸項。我家出殯的目的，只在「盡人事」，並不耍炫耀，所以新奇的東西一點沒有；然而僅僅這一點盡人事的東西已够使我看着難受了。我很想把各史的輿服志，儀衛志讀一遍，和這一種導子賬作一比較，看從前的皇帝有沒有現在的一個平民闊綽。這箇工作雖沒有做，然我敢豫言今日平民的闊綽已勝過從前的皇帝：因為皇帝的闊綽不過幾個議禮家制定，而平民的闊綽却已經過幾千萬人的悉心研究了。

至于這樣出一次殯該費多少，惜帳簿不在手頭，未能徵引。但幸我家帳房先生曾經開過一個預算，這張紙還給我保存着，鈔出如下：

(一) 綵匠.....六〇、〇

(二) 童子 軒轎 彩袖 質材罩 神龕 旗，牌，傘六
 十件 錫執事 鳧節 宮扇 宮燈 香擋 黃傘 冲風.....六〇、〇

(三) 貼橋 轎飯.....二、〇〇

蘇 粵 的 婚 喪

(四)馬吹手(馬另計).....八、〇

(五)馬六冲.....九、六

(六)馬八標.....六、四

(七)副音僧.....三、〇

(八)道士.....三、〇

(九)禪門僧.....三、五

(一〇)大音樂.....九、〇

(一一)十番.....七、〇

(一二)小細樂.....六、〇

(一三)小清音.....三、〇

(壹四)軍樂.....五、〇

(壹五)內執事.....三五、〇

(壹六)外執事.....一五、〇

(壹七)燈亭執事.....一五、〇

- (壹八)儀從夫.....五、〇
- (壹九)質馬(四十八匹).....四八、〇
- (二〇)掌禮(二人).....三、〇
- (二一)吹手.....四、五
- (二二)折管(二十六名).....三〇、〇
- (二三)本轎.....一五、〇
- (二四)路祭廠.....三、〇
- (二五)路祭布.....三、〇

以上預算已經三百七十元，加以臨時溢出的數，實在四五百元間。我家雖殯舍不過二里路，要花去四五百元才可把靈柩送到，這個運費未免太貴了！但回轉一想，也不好說貴。上面說的盛氏奚氏從上海出殯到蘇州，在火車上不過一點半鐘功夫，就要用去十餘萬元。比了他們只佔二三百分之一的我家，實在是「儉德可風」。

我寫到這裡，又勃勃地引起我的好奇心來。我想，如能把盛氏奚氏或某幾類似的人家的喪用賬拿來一看，當不知怎樣的有趣。辦一殯儀要十餘萬，像我這種不入世的人，要教我造一個假報部也

想像不出百分之一來，然而他們竟做出來了。這種的大場面，只教人空歎恨，或空羨慕，未免可惜。幾十年後看出殯的人死完了，你們的闊綽也就消滅了。你們何不趁現在時機拿了出來，給研究民族學的人永遠做一參考的好材料呢？

十三，四，十五。

喪婚的粵蘇

(二) 廣州

劉萬章

廣州的舊婚俗

住過廣州的人，誰都知道每年三月以前，九月以後，很多人家娶媳婦，巷頭街尾在黃昏時候總會碰見；那末他們的婚俗怎樣，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不消說這樣舊式的結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做他們倆結合的保證。自從照相術輸入以後，纔有變通的辦法。雙方都可以看看相片，但是害羞的青年男女，多數不好公然要求瞻賞對方的相片，所以享受這種權利，仍然是雙方的家長。後來有些竟叫雙方的家庭帶着男子和女子去「互看」，俗語叫做「相睇」地點常在娛樂場，茶室，或公司。

如果雙方家庭條件上恰合，那末，馬上可以訂婚；訂婚，他們叫做「文定」，又叫「納吉」，手續是先行「三書六禮」的禮節；三書即：(一)聘書；(二)禮書；(三)迎書；聘書在訂婚時彼此交換的；禮書是送聘金時(按即納徵)交換的；迎書自然是親迎時上男家送給女家的。這些書的內容都是些爛調，不用細說。六禮即(一)納吉；(二)問名；(三)納采；(四)請期；(五)納徵；(六)親迎；納吉：

俗叫做「送利市」，是日由男家聘書和把聘金以及餅類或食物等，送到女家；女家收了，回些茶或果等。從這天起，男的是有未婚妻，女的是有未婚夫，給人說「吃過人家的茶禮了」。此後兩人的幸福或痛苦，也就定於此時際了。問名叫做「借時」，是日男女兩家，把食物互送，交換「庚譜」——這裡寫着兩家的「三代」，「姓氏」，「名字」，和未來新郎與新娘的生時日月。——按借時二字，是因為兩家的家長，恐怕自己的兒子或女兒的生時不好，在議婚時更改，成立之後，一定要改回真實的，這時就是行這件事的，所以叫做借時。納采：俗叫做「過文定」，是日由男家把各樣食物和定婚首飾，送到女家，女家收了，也回些食物——像是炸油的「煎堆」，「大飽」，「大發糕」，「鬆糕」（都是粵俗的食物）——女家這箇舉動叫做「答茶」。（近來的人怕麻煩，也有把納吉和納采一起舉行的）。請期：俗名「送日」，是日由男家差女僕向女家請問婚期；（也許是要知女子的天癸時期。）納徵俗名「過大禮」，也是由男家寫備「禮書」和各樣食物，（多或少全視男家的經濟狀況如何。闊綽與吝嗇，於兩家以前的感情也有關係。）和首飾衣服箱篋等，送到女家，——這項東西在說婚時兩家已經訂妥的，此時照辦罷了。——女家也答些食物就算。這箇時候男家要行一種禮，大概是從前的「冠禮」！俗叫做「脫褐」，或名「脫學」：請了一位道士，在家裏天井裏，道士向天喃喃誦了些咒語，把穿來新娘的衫，擺在祭桌旁邊，當做犧牲，拜各方的神明的意思。這是表示成人了，不再像小孩子

的樣子。女家在請期時候，舉行「知日」禮，俗叫「做日」：這是因為她的婚姻，完全沒主權，父母替她訂婚，原身請著她的，現在贖她不得，總該正式通知她，她也是乎才知道自己要嫁給人家做妻子了；由這次通知之後，她的坐臥起居，都在房裏，寸步不能離開閨房，她們的親戚有和她年齡差不多的少女、或者往來的友伴，都在這時候來安慰她、時時她，還不自由入不自由，就是吃飯洗浴，也都躺在床上，她們就是這用憐憫軟禁者的幫手了。夜裏的時候，她和她們哭起來，哭的是下面一些歌：

哭着罵媒人的：

山中啊鬼！

你使過我爺（父親）銀共（和）碼；

三年大病不離床；

你黃瓜倒瓢賣癩病，

又歸西瓜倒瓢咯血死；

左脚入門生「賤趾」，

右脚入門生「大蹄」！

上到橋頭橋板折，

就將橋板釘棺材。

哭着罵夫家：

保佑閻王家陷剷，

翻爲平地起庵堂：

七星大寶殿，

殺死陰人女復陽。

其餘很多，除了父母之外，差不多人人都給她罵到。——但這不過口頭上的一種歌唱；並不是有意罵人。這樣胡鬧，叫做「開嘆情」。到了親迎之日：早上，叫一個大年紀的婆子，最好是兒孫多的，叫做「好命婆」，在家裏點起花燭來，把新娘的辮子換了，梳一只髻，做「轎髻」，她一面梳，一面要唱着。這樣的叫做「上頭」，就是加笄，做完了，才入房裏去。沒幾時，擺起一張桌子，上面陳列着富的肴饌，新娘在下座，左右叫女童二人或四人伴着，叫做「伴姑」，用一個女僕，叫做「始」，把各種東西派一份在各人面前，隨又說着些吉祥的話，而方寸紛紜的新娘，却不吃；這是父母替他們的女兒餞行的意思，俗叫做「代飯」。到了黃昏，男家抬着轎子來了，新娘向祖宗拜了幾拜，親戚和父母各個人獻一杯酒給新娘，叫做「敬酒」，敬完了，新娘大哭起來，然後上轎，轎夫才把轎抬起來，由那

位好命婆把裝着白米的小盤子，向轎頂亂撒，並且說些吉祥的話，叫做「撒米」。跟新娘一齊到男家的，用一個年紀最小的弟弟送去，叫做「送轎」外，家裏充足的，娶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婢女陪嫁，做「裝嫁妹」。另外要請些女役，做新娘的代勞，這樣有三：（一）叫做大姑，約三人至五人，專爲扶着新娘或出嫁後三日內新娘房裏的事情；（二）叫做近身，一人而已，專伏侍新娘自己的瑣屑之事，像梳頭，倒茶，裝煙，舖床，摺被，……，等；（三）做打雜，在新娘房裡做些掃地，洗衫，煲茶，煮飯，……等。）至於粧奩，在親迎的前一天，由男家購夫役來搬運，這種夫役叫做「親家郎」搬運時，女家要打一張單據，寫明什麼東西，搬到男家點收之後，寫回一張「敬貯厚奩」的東西回去，算是交易清楚！

以上是女家的，至於男家呢，在親迎以前，預備了很多的東西，最要緊的就是房子，不消說煥然一新！那張眠床，由木店抬回來（現在也有人用鐵床或銅床的）放在一處，擇了一個好日子，找一位大年紀的老頭兒，最好是兒孫多的，叫他做「好命公」，拿着床的某部分，其餘的夫役，就齊做，來，把床安妥哩。……叫做「安床」。大約迎親的前二日，找了三個男童，在這張床裡睡覺，叫做「習床」。是取多男的意思；到了親迎那天，由男家預備了些「頭籬」「彩亭」。（俗名）「燈籠」等儀仗，和「彩輿」。（彩輿的華麗，或樸素，看男家之貧富而定，近年來，竟有用電燈砌成的。）有的用男女童

扮成戲台上脚色模樣，騎着馬在街道上排起來，十分輝煌；行的次序，先有一班吹打，燈籠，……然後才是轎子，送轎的弟弟，乘着轎跟在後面。這時男家請了一個男僕，叫「堂倌」（這項人在廣州算是一種職業，專做凶喜事的僕役司賀禮指導的事宜。）送着「迎書」到女家去，又用幾個老婆子穿着衣服，隨轎子到女家，叫做「接嫁」；媒人婆自然要去的，不過這些人在兩方面的家庭做一件事，都要打賞，——叫做「利市」，——最奇的，轎子臨起程時，必要用一個做好婆的老婆子，用燈籠向轎子內外一照，說幾句話，叫做「照轎」。除各項儀仗外，還要預備「龍香」，「響糖」，「迎親羊」，「鼻爺鞋」，——什麼是龍香呢？用五色紙扎成花草人物，扎成一條龍一隻鳳；到了女家，扎龍的可以任各親友搶去，扎鳳的却要擺在女家神龕上；叫做「搶龍香」。什麼是響糖呢？用白糖製成小樓閣，人物……的糖器，送到女家，任由收起，但是樓閣中最高的，定要答回男家。什麼是迎親羊呢？就是一雙草羊，送到女家去，有人用鵝的，也有人用租來的銀打成的雁兒。（謹按：儀禮士昏禮篇有「奠雁」的禮節，此是照古）什麼是鼻爺鞋呢。這是普通靴子，或鞋子，由男家買來送給女家的各位鼻爺；數目之多少，以人數而定，每人一對或二對。

一轎子裏面，坐着一位新娘，由女家一直抬到男家來，停轎在門口，燒起鞭爆來；那位新郎，穿起很古怪的衣服，（要佩一條紅帶在胸背之間），在轎子門前用腳踢了幾踢，叫做「踢轎門」，也止有微

微地作一個揖的，做妥後，轎夫把門打開，那位隨嫁的大妗，把新娘負在背後，像背小孩的樣子，負到廳堂上去了。新娘到了滿佈置着紅色的廳堂上，吹打的音樂悠揚，側邊站着新郎，兩口兒齊齊的拜了——拜天地拜祖宗，——幾拜，然後對面交拜。拜完了，新娘又由大妗背着進新房去，隨後新郎也進來，劈頭兒把新囊蓋着面部的帕子揭去，俗語叫做「揭頭扒」。這時就開始鬧新房了，鬧新房的人，俗語叫做「案兄弟」。這些人都是新郎的朋友，或者親戚中之年紀相似，而又沒客氣的，他們互相做案兄弟，今天你鬧我的新房，明天我鬧你的新房，差不多是一種「禮相往來」的樣子；至于鬧房的情形怎樣。隨人而不同，像鑒賞新娘的面孔，數數她的手指，度度她的腳，……等，是最普通的。

完了，廳上陳設了一張桌子，滿擺着饌，新郎和新娘上座，左右四人奉陪，不過這時兩人却不吃東西的，止吃些「瓜子」罷了。同時赴宴的戚友，題些「四句」來，彼此唱和，多是些俚俗詩句哩！這樣胡鬧，叫做「食暖堂飯」。食完之後，雙雙進新房去，隨後有一個老婆子，把筷子一把，撒進房去，說取「快生兒子」的意思；入房後，一個「大妗」，向新郎請脫靴，同時獻一條雪白的手帕，新郎給她一個「利市」，他就反手掩門而去。

——述到這裏，要讓我說說「饋送」的情形：比方嫁女家的朋友或親戚，在知道他的親友嫁女兒的時候，一定要備些送禮的東西。送的東西不一，有用首飾，有用化妝品……到了她出嫁的日子，便要

到她家裏去，跑進一所門口左右掛着大燈籠，貼着什麼「教之四德」，「期以百年」……的紅對聯，的住戶去，少不免要說些恭賀的話，吃了一餐喜酒，到新娘給人抬去了，才回來。至於女家呢，男家每次送來的食品，一定要分給親友一份，尤其是二朝送來的燒豬，不得不送親友，這分明是在告訴親友們自己的女兒是真潔的，也就是說自己的家規好。男家的朋友或親戚在知道他的朋友或親戚娶媳婦時，一定也要備些送禮的東西，送的東西也不一定，諒諒荷包，看看感情，有用喜帳喜聯……到了娶親那天大清清早上，要去給男家賀喜；跑進那門口裝着輝煌的紅的東西：大紅燈籠，貼着「詩題紅葉」「玉種籃田」「鴛鴦福祿」「鸞鳳吉祥」……的紅對聯的住戶去，門口的鼓樂就大吹大擂，起來，表示給裏面事主聽：有客到，那位事主（時髦的講，就是主婚人，）出來了。賀喜的人，當中站立，面朝裏面，鞠了三個躬，口裏不斷地恭賀，……聽說以前有的，要下跪，事主站在左或右邊消受。這叫做「賀喜」。新娘入門後，他們的高興，更加利害：一直到了吃晚飯鬧新房為止。（這一頓叫做喜酒，）次日還有一頓叫做梅酌就是（謝酒）。

次早，——叫做二朝，——新郎起身後，他的父母，一定要問昨晚的情形怎樣，新郎一一回答。次由新娘給錢預備飯菜，以饗親友，叫做「開晏」；（粵俗稱飯做晏）又把預備來的手巾，送給男家的人，每人一條，叫做「遞水手巾」。早飯後，要行拜見禮，叫做「拜堂」，新娘新郎，向祖宗跪拜後，

家長請姑伯叔戚友，均須一一拜過，在這裏有幾件很有趣事：(一)女家在這天，忽然送些鞋子來，分給新娘的家姑妯娌，叫做「何惠鞋」；(二)新娘的兄弟，是早要盛裝坐轎子來到男家，由陪賓和新郎招待進新娘房。和新娘相見，寒暄幾句，那就回去，叫做「探房」。(三)女家又要預備些鷄酒，豬肉粥等，着一個婆子送來，按向新郎問長問短，叫做「問安」。新娘的諸姑姊妹，着人送些食物，——每人一小担，——來問新娘，叫做「担茶」。晚上，男家要預備筵席，遍請親友，以表謝忱。叫做「梅酌」；諸親友更盡情歡飲，飲畢，假借醉意，大鬧新房，比第一晚有加無減，用種種方法，去為纏新娘，必要鬧到拿出東西來吃才止，這叫做「玩心抱」。(玩新婦)

次早——叫做三朝，——新娘要入廚房煎「粉糊」，(俗名薄撐)叫做「擇廚」做妥後，回房更衣，回母家去了(就是歸寧)。是日，男家必要備了很多的「燒豬」，送到女家去，這是證明新娘是白璧的處女。(按「燒豬」在廣州差不多是普通名詞，女子的貞與否，全視有沒有燒豬吃，沒有燒豬的，還要打起官司來，是一件很難過的事。還有一種婆子，用一種藥給女子吃，屆時自會出血，叫做「裝豬籠」。)是晚，新娘預備了一盆水，在廳裏擺了一張椅，給她的家姑做座位，水放在家姑的腳旁；新娘就跪在盆的旁邊，有一個女僕，手拿着手巾，蹲在新娘身旁，高聲唱着：「安人」(家婆)洗下手，抱孫又乖扭」；(乖巧)「安人洗下臀，子孫又團圓」

一類話。有的更把四肢五官都說完了，其實家姑和新娘，却都沒有動作。洗完了，把用紙札的衣服，在神龕前用火焚燒，說是新娘孝敬祖先的，這叫做「燒表裏」。還有一件事，就是新郎上廳，也在今天舉行，女家先預備些盛筵，着堂倌拿帖子去請新郎，一定要三次，新郎才盛裝而來，俗語叫做「三催三請」。新郎到了之後，女家早已預備四個招待他的「陪客」，在客廳招待。這時新郎是不開口的，到了獻三次茶之後，——第一次是蛋茶；第二次是蓮子茶；第三次才是普通的茶。——那位堂倌，給他一餅「荷包」，叫做「開口荷包」；要這箇荷包拿了之後，新郎接後才發言，和客通姓名，談古論今，說說笑笑，都是無拘無束。一會兒到內廳去用茶點，由「陪客」伴他，吃完後出來廳上，纔和女家的人相見。這是要行跪拜禮的。禮畢就在內廳開席，開席時：新郎坐上座，陪客和岳父舅爺都在一起陪着，吃第一味，一定要魚翅，由岳父親手奉上，新郎點頭道謝，其次就是舅爺敬酒，也要點頭道謝。席終仍在客廳，說些閒話，才告辭回家，還叫做「新姑爺上廳」。不過還要由女家再擇日子，重請姑爺，叫做「請便飯」此後才能够隨時往來。上廳的勾當在廣州民衆間成爲一種故事的資料，（在民間趣事裏，呆女婿的故事，都發生在這兒！）往往借此題說出許多笑話，而形容出宅的隆重，但是近來沒有那麼利害了。

到了第四日，差不多事情都完了，還要做一件「落粧」的把戲，因爲新娘自從親迎那日起，穿着紅

袍，戴着鳳冠霞佩，直到今日，才卸個干淨，穿着平日的衣服，重拜祖先，再和家人相見。此後就和常人一樣了。

以上所述，差不多詳盡了，但是還有許瑣屑的避諱，不能一一寫出，覺得仍有遺漏的地方，還是很引為歉的。至於這種婚俗的應當打倒，那自然是不消說了。

一六，十一，二，於廣州城西靈峯寺。

廣州舊婚俗補述

補述專就立妾和續娶的婚俗而言：

一，立妾

妾的來源，有因姘識的；有的是娼妓；有的是用買貨式買婢女或閨女做的。前兩種要男子完全願意的才能夠成爲事實，後一種一定要經過「相睇」（即相看）的程序。

普通買妾的「相睇」，多數先看她的照相，（沒有照相以前，卻無還層工夫）然後才看她的本人，看的時候，不一定在她的主人家裡或母家，酒樓茶室以及游樂場……都可以，如果在母家或主人家裡，是要端茶給那想娶她的男子，他喝了茶答她一個封包，（叫做利市）有的更給一個封包傭婦。倘若合意，就可成議，至於在游樂場酒樓茶室……相睇的，都是走馬看花般地瞧瞧。

成議之後，先交定銀，還是要她親手收的——。然後才擇日成婚。說也奇怪，立妾雖然是男子，可是禮節是要他和正室弄的。不消說正室要同意，（最少表面上不反對）才可幹這套把戲；到了那天，用一乘所謂「青衣轎」的把她抬回來，——一定要在午刻左右——門口早已放着一雙紅木屐，兩盞淨水，她下轎後，赤着腳穿起木屐，挽着淨水來到廳上，這就是說賤下婢的意思。那位正室早

已坐在廳的中央。——有的那張椅子是很高的。——她一見正室就把水放下去，跪在面前。這時的正室分做兩種：一是很慈和的，首先賜一名給她，叫做「改名」，其次用一枝銀打的「花管」插在她頭上，說是管着她，（有的用鈿的，取鈿和壓同音；有的用頸鍊的，說是把她鎖住）。然後說些希望她的話。一是反是，除了賜名和插花管外，却要大罵特罵，聽說有的罵成一篇像歌謠般的詞語，不過罵或咒的，總是「我們夫妻快樂不干你」，「好吃好穿不到你」，「有子是妾，無子爲俦」……。一類的意思底後就話。罵的時候，做妾的却不則聲。等罵完了，才准起來，又要拜拜丈夫，翁姑，……然進房去。這時戚友不能夠來賀喜，也不用拜祖先，一定要看看晚上的消息，——就是娶處女時才行——明早才承認她是自己家裏的人，戚友來道賀，吃喜酒，送東西，……拜祖先……到了第三日（即三朝）才把設定的「身價銀」和燒豬——處女的徽號。——一同送到主人家或母家去，算是交易清楚！——此後便是她的丈夫的妾侍——

妾侍的地位很卑劣，不能夠和家裡的人一起吃飯，除了正室的兒子或子姪們叫她「姐」外，其餘的通通叫她的名，——正室改的名——就是僕婢們也是叫「姐」的。（也有稱他二奶三奶……）到了自己有兒女時，才能夠和家裡的人一起吃，才有二奶三奶……的稱呼，有孫子的時候，才配稱二太太，三太太……死了後也就可以上神龕。沒有男女，這些權利通是剝奪的。——嚴格地講，妾侍死後，棺

材是不能從正門口送出去的，聽說從前有一位總督，他的生母，是父親的第三妾侍，嫡母在堂，生母就死，出殯的時候，嫡母就不肯棺材出正門，他想了一條計向嫡母道：「將來兒死的時候，可能夠用正門嗎？」她答道：「你身貴名顯，那裏出不得正門」。他立刻跽在棺材頂，叫人「抬向正門去」嫡母無可奈何，只好准了。

如果她明非處女，——新婦，娼妓，再醮婦，——自然沒有吃燒豬的資格，其餘的通用以上所說的一樣，可是她在家裏的受譏笑，更不堪其苦哩！

至於她的主人家或母家呢，自然不像嫁女給人做正室那末高興，那麼有面子。就主人家的說：她是原日的婢女，用金錢買來的，雖然給她穿吃，却也要她做工，——也許做苦工——到了她成熟了，就要嫁給人了，除了少數給人做正室外，其餘都是做妾的，不用說是看她的臉而定「身價」，有許多只好錢多一點，就是老頭子或廢疾的人做妾侍也不理，聽說近來也在男子相睇後，問問她，——徵求她的同意——算是進步一點。嫁她的時候，供給粧奩方面，一定沒有女兒那末豐富。撐場面的，總有些兒。母家呢，能够肯把女兒給人做妾，一定是經濟上很受重壓迫，或受男家金錢權勢的引誘，否則寧願嫁窮漢做老婆哩！

妾侍既然是奇貨，便有投機的份子來幹這些勾當，聽說有種傭婦或媒婆，養着女孩，認做養女，

教她修飾，教他女紅；……到了成熟時，把她當做貨物，價高者得，這裏不曉得冤懣了許多女子？

二，續娶

如果嫡配或未婚妻室死了，再娶時叫做「續娶」，也稱「填房」，先述未婚妻死了再娶的：

關於這樣的婚俗，完全和婚俗（本刊第一集第五回描述廣州舊婚俗）相同，可是未娶生人以前，却要先娶死的，死的是什麼？就是一口銀打的前妻的「神主牌」，娶了回來，安在廳上，待新娘回來，拜完了天地祖先之後，就要拜銀牌，拜的時候，和其他的不同，先時是母家豫備一把白紙扇，這時端上一杯「甜茶」放在檯上，向銀牌拜了幾拜，把扇子劈開兩邊，進新房裏讓銀牌先進去，然後新娘才可進。——這叫做「暗填」——

至於嫡配的妻室死了再娶時，也和以上所述的一樣，不過不用娶銀牌拜銀牌，而單向「神主」依以上的拜法去拜罷了。也用不着讓「神主」先進新房去，如果新郎年紀大了，鬧新房時，可以「玩新娘」而不「玩新郎」。——這叫做「明填」。——

一七，三，廿，於廣州石川。

廣州的舊喪俗

喪禮本來是頂麻煩的，頂虛偽的；影響所及，喪俗也麻煩起來，也虛偽起來。廣州也如此，欲知端細，請看下文：

一個垂危的病人，如果老在病室，這時必要抬到廳上來，叫做「出廳」。來不及時，在病室死了，斷氣以前，要把蚊帳拆去，否則說「天羅地網」，永世不得超生。將死而未死時，死者的子孫或眷屬，通在死者面前喊着叫着，說是希望死者回來，叫做「呼號」。氣絕了，各人都拿了一炷香，跪下哭着，叫做「引魂香」。死者的脚，向街或巷是一定的，這叫做「倒頭」。死者衣服，多在未絕氣時，替他穿下，或死後才穿，叫做「更衣」，就是「小殮」。衣服穿好後，封了兩封利市，——一是錢的；一是銀的。——分握在兩手，叫做「賣手利市」，說可以福蔭子孫昌盛。但是入棺時，就是要了。死者所用的枕頭，是用冥鏹做的，斷不能用尋常枕頭。這時的屍體，是用元寶（也是冥帛之）種蓋着。脚跟下邊要放了兩塊磚頭。死者的兒子（稱孝子）和眷屬，這時通是赤脚，——據說如果穿鞋，會踏壞屍體；——不許喝酒，吃葷，洗臉，擦牙等等，——據說如果做這些，死者屍體就會發脹——尤其是和妻室同床，是絕對不許可的——說這件事可以令棺材裂了。孝子這時，不可罵人的，因

爲被罵的人，會不祥的；就是執筆也不能的，所以計開裡，有一個「司書生」，就是代孝子執筆的。

一條死屍擺在家裏，未曾入殮，却要做幾件事：

(一)許多親朋戚友，用一塊大約五尺來長，二尺來闊的白布，上面鑲一方同長而尺來闊的紅布，的被子，(叫做「紅白被」)蓋在屍體上，叫做「舖被」；如果親戚多，被子疊成尺來厚。可是最先蓋的，却是自己的兒子，說「自己先蓋被」。

(二)叫一個「喃巫」對着死者念幾句巫經，打了幾下巫鐸，燒了幾頁紙錢，叫做「開路」。說開路是死者很重要的事，如果沒開路，死者簡直不能夠到陰司。而這個做開路的喃巫，所有喪期內的巫事，都要用他，這是一箇慣例哩！

(三)在未殮前一晚，請尼姑道士或和尚，回來家裏對死者念經，叫做「倒頭經」；有錢的，大鬧一些，叫做「餓口」[有時叫做「屍前餓口」]。

(四)用紙造的冥錢，紙上寫了許多梵經，喃巫一張一張地念過，用火焚化，焚做紙灰，裝在瓦器裡頭，丟到海裏去，說是替死者做功德，因爲恐怕死者生前吃生物過多，會給他們的冤魂纏擾，所以替他燒放牛錢，可以超度他的靈魂，不致爲冤鬼纏擾。

(五)請喃巫選了一箇潮水漲的時間，叫孝子(說是執事的，長子或嫡配生的)捧着瓦盆子，盆裏放

幾個錢，一條白色手巾，上面蓋一把葵葉扇，什麼鑷，羅傘，……等儀仗，并用燈籠和火把引着，較接近的親朋，跟在後頭，孝子一面捧着盆，一面哭着，一直往水邊去：到了水邊，把葵葉扇和幾個錢丟在水裏，然後拿一盆水回來，叫做「買水」，或「請水」。回來是不耍哭的，而且不依照原路回家，叫做「死人唔（不也）尋舊路」，到了家裏，把那條手巾扭乾，在離開屍體幾尺的空間。搖了幾搖，說是替死者洗臉。

(六)比較親一點的親戚，買了一個「豬頭」，和果餅之類，以及冥蠟等在，地拜祭，叫做「地祭」；至於疎的親友，雖然不來地祭，却要送元寶（即冥蠟）蠟燭來。

我寫到這裡，幾乎忘記了二件事。這是什麼？(一)有一種「老婆子」，專替喪家做嗚喊的工作：因為許多有錢人家，那些婦女，對於死者雖然悲哀，却不肯犧牲聲音去大哭，或者事情多不暇哭，可是不哭或哭而不大聲，對於門面上很有關係，不得已，請別人來代替；展轉相延，便有一種老婆子，專幹這樣勾當，俗語叫他做「喊口婆」。他喊的，是有音節，有韻調，含有美的歌，——我預備把這些歌另外輯起來。——無論吃飯，吃點心，晚上的每一個更鼓，和親友到來祭奠時，他都要哭的。(二)有一種有錢人家，自己死了，沒有兒子，倒可以去請人家來裝兒子；展轉相延，便也有一種人來幹這樣事情，聽說有種商店，掛起招牌，寫：「承接相幡買水，口水鼻涕另議！……」他們的哭，以口水鼻

涕做標準，所謂另議，是價錢的關係。口水鼻涕多一點，錢便要多；少一點，錢就可以少。——如果成議之後，他便可以到喪家來，執行兒子的職務！

死屍未檢的前一晚，死者的家人，女兒，以及親友們，都要坐在屍旁守着，整夜不睡，叫做「坐夜」。

把屍體裝進棺材去，叫做「大殮」。大殮的日子，普通在死後一日，如果天氣冷時，就二三日也有；至於時辰，就不一定，多數由喃巫擇定。未述大殮的情形以前，讓我說說死者的衣著：普通叫死者穿着入棺的衣著，叫做「壽衣」；壽衣的多少，衣料的好壞，通通看家道的貧富，最要緊的要奇數，而很怕「九」數。——據說九久同音，——普通的：上衣十一件，下衣七件，或上衣七件，下衣五件；款式多亡清禮服，沒做官的，也用長衫馬褂，小帽子。有一個枕頭，（不是冥鏹的）像菱角的樣子，用鷄毛袋在三角袋裏，叫做「鷄鳴枕」，有一方被子，用布做的，能够把死者完全包裹着，叫做「申字衾」。死者口裏要含一粒珠兒，叫做「口寶」。腳穿的襪和鞋，要格外寬大。其餘有糧食袋，過腰袋，手巾，面巾，扇子，楊柳枝，等，——以上各樣東西，有種商店專替人辦理，叫做「壽衣店」。

六塊木砌成的死人永遠的住宅，——棺木——抬到家裏來，一家人手裏各拿着一炷香，跪在一旁，叫做「接壽」。據說接壽是吉事，所以這時各人都不要哭，別的親朋倒要避開！——說不碰棺材！

。棺材放下，工匠（叫做仵工）着手佈置起來。一個孝子把壽衣放在籃子裏（這種籃子俗做叫窩籃），捧着到「社壇」前面，一件一件的用香火點了一個小洞子，（聽說如果不點孔，陰間不准著的），然後才又一件一件的用重疊套好了，便替死者穿着。這時如果死者眼睛不合，仵工會用手按眼皮，使他合了。穿衣時，死者手足太直，不能够彎曲，仵工會替他扭直，像常人一樣地穿衣，（這時必要打鑼，大概是混亂聲音，使生者免至聞聲不忍呢。）衣服穿完了，把屍首抬進棺材裏去，而前點了許多香燭，擺一隻熟鷄，和果餅壽桃（也是不過形狀像桃罷了）等，還有一碟切成細片的京柿，旁邊，只空碟，喃巫搖着鐸子，念經，那些孝子一面又在叩拜，每人拜完就拿一片京柿放在空碟裡，叫做「辭生」，（因為柿和辭同音，）說和生人永遠辭別。那隻熟鷄，却給喃巫拿回去！辭生完了，仵工們把灰包在死者四周塞進去，一定要死者屍體端正，——用一條紅繩子，扯一條直線，在棺材正中間，線頭掛一枝短竹枝，對着死者的鼻端，驗他正否？叫做「釣金魚」。如果死者是女人，丈夫還在世，那末，丈夫就要替死者簪一朵紅花，叫做「死在夫前一枝花」；同時用一把木梳兒，在屍前扭斷，短的入棺，長的留給生人，這叫做「分梳」。（因梳和疏同音）至如死者是男子，有妻室在世，止要分梳，不要簪花；又把死者生前的褲，放在棺裏，一回兒，叫孝子親手拿回，叫做「扯富」（因為富和褲同音，取兒孫富貴的意思），然後才蓋棺。不消說家人要大哭一場。入殮完了，即刻就要掃地。掃地

的勾當，是附近無賴的專利任務。這是他們詐財的機會，勒索利市至幾塊之多；並且死者的臥具，和衣服，不要時，他們更加歡迎。這時伴工把一把小斧頭，給一個孝子拿着，送到門口去：喝了一聲「大吉利市」，叫做「送苦」（因為苦和斧同音），是說把苦送掉了。孝子回轉來，替死者設一個靈位，——擺死者的神主放在桌子上，或者掛死者的遺像，配些香爐燭架……等，叫做「安座」，安了之後，家人和親友又拜一次。據說安座也是吉事，各孝子都不穿素服，可以著吉服，並不用哭，喃巫用木頭一塊，寫着「太上老君勅令伴魂使者」，放在檯的左邊，叫做「人客」，是來陪伴死者靈魂的。聽說這人客是很薄情的，如果孝子吵鬧，或者口角，這人客一定要懲戒他的，所以淘氣的孝子，惡潑的婦人，都很為忌他！（？）這樣的弄了一場，那班供職的人，在喪家吃飯而散。晚上把給死者的紙衣服，在門前燒了，叫做「燒過河衣」。又要燒一頂紙轎，叫做「燒過河轎」。聽說這是死者很要緊的事。這樣算告一段落了。

用一幅紅布寫着，或用金字砌成，死者的銜頭（？）姓名和年歲，掛在靈位旁邊，叫做「銘旌」。許多人請那些有名望的人來題字，是誇耀自己結交之闊，起初把那枝旌——就是銘旌——放在桌子上，用什麼「鬆糕」「飽」「粿」「熟鷄」「芋頭」「薑」……擺在一起，請那位名望的人向旌拜了幾拜，子孫跟着拜，然後把牠掛起：名望的人点着一根紙條，在旌前烘了幾烘，說些「子孫昌盛」一類的話，叫做「照

旛」。照旛後，喪家就送名醫的人一封很豐富的利市，——十塊八塊是普通三百兩百塊也很平常——這樣胡鬧，叫做「上旛」（拜旛向東方，上旛要乘潮水漲的時候，差不多是定例。）

停棺材的下面，要點一盞油燈，燈的油火，是那位「喊口婆」料理的，叫做「棺材底的燈」。據說這盞燈的油是很厲害的，有一種魔力，如果抹這油在任何人身上，是會令夫妻不睦的。所以爭鬪的婦女，每每出很多錢去買這個，抹在對敵者的身上，可是一定要向料理牠的喊口婆着手，而喊口婆以為幹這件事是有寐良心的，也就不幹。有些又想賺錢又不做壞事只好把普通的油去騙他們。

由死去之日起：到了第七日，便是第一個七，叫做「頭七」。這一日要幹這些事：

(一)寄送訃文，病人剛死的日子，通知親友的消息，用一條單子，上寫着「某某人于某月某日逝世，擇某日大殮，」叫做「報單」，是通知親近的親友，好給他們來送殮。頭七却要寄送訃文，訃文寄的，不消說是「罪孽深重，禍延……」泣血稽顙……」一類廢話，末後也附一篇哀啓，表彰死者的好處，無論遠近親友，都要寄發。

(二)上服：死者的子姪，……要拜死者的靈位，拜完了，由喪家預備一封一封的利市，利市要纏着繩子，（多用從前婦女縛頭髮的線子，俗叫「頭繩」）。服的輕重，以繩子的顏色來分別：聽說最親的「白色」，其次「藍色」，又其次「青蓮色」，再其次「淡紅色」，這樣叫做上服。利市叫做「上服利

市」，利市的多少，也依着服的輕重來給錢，——這些繩子，是依着訃文上什麼「孝子」「期服」「五月」……的服，而定着服的時期。到期了，就脫去，禮節和服上一樣，不過把繩子通通換做紅的罷了，這叫做「脫服」。

(三)煮壽飯：限子已經娶了妻，生了兒子的死者，在這天天未亮時，用一只鐵鑊，擺在向街道的門口，或露天地方，子子孫孫，圍着爐來煮糯米飯，各人用衫衾包着米放進鑊裡去，叫做「包米」；鑊蓋上放一把「菜刀」，刀口向街外，又把首飾或銀器……放在飯內同煮；煮飯的柴，一定要做棺材的木屑；孝子由家裏引火出來，喊着：

就在靈前來引火，

引出街頭煮壽元；

三個金磚來結灶，

結成灶口向東南；

鑊係佛山人鑄定，

買返堂上煮英雄；

鑊蓋係深山松木門(一)，

蓋世英雄鎮宅堂。

粘米撈埋(二)糯米煮，

結出八仙賀壽洒金錢；

清水清泉來落鑊，

水係龍王賜上來；

又有耳環將來落鑊煮，

使你子孫代代使丫環！

卅六個銅錢落鑊煮，

又有乾隆嘉慶道光王。

又有幃子拈(三)來鑊蓋面，

子孫快樂享千年。

重有壽桃擺開鑊蓋面，

壽如松柏萬千年！

(一) 門，訂也。

(二) 撈埋，混着也。

(三) 拈，拿也。

飯熟了，孝子把火引入廚房去，又把這些飯也拿進去，擺在靈前，南巫高聲叫着：「打開壽飯」一句話，用菜刀把飯劃開，并且念着「一份分開兩份，兩份分開四份……」的話；接連用刀挑將起來，一碗奉祖宗，一碗奉死者，一碗安在米缸，其餘用磁器罌貯起，——貯飯時，由各子孫分着入的。叫做「煮壽飯」。有煮一次的，有煮許多次的，（再煮要在第三和第五那個七）。那個裝壽飯的罌子，將來添了酒，和一隻鷄腿，用絲線棉把罌子外面纏的穩固了，等安葬時，放下塚裏去。

說也奇怪，喪期裏頭，每七天為一個小段落，在每隔七日中，一定要弄些把戲，像大祭的樣子。這天的前一晚，婦女們圍着歌哭，叫做「驚七」；次早喃巫大念一次，孝子，孝子們和家屬們叩拜一番，燒些金銀冥鏹，或紙扎……之類；並且坐守整夜，叫做「做七」。凡第一，第三，和第七叫做「大七」，其餘的叫做「閑七」。第六個七可以不理，第五個七一定要外嫁女回來做，如果沒有外嫁女，就是外嫁的姪女孫女……也可以。這一天所用的費用，通是外嫁女或外嫁姪女負擔的。在大七裏頭，外嫁的女兒和媳婦們，各人拿着一枝燈籠，飛也似的賽跑，外嫁女回去夫家，媳婦們回自己房子，叫做

「走七」；彼此爭奪第一。一面歌哭着吉祥話，——大意是說想請死者的靈魂到夫家或房裡去庇祐——所以大家要爭起來，這叫做「爭英雄」。可是外嫁的請了去，過了一晚，一定要送回來。第三個七，又要行家奠禮，（也有另擇時日的）。這天子子孫孫，和家人們向死者祭奠；有一張祭文，是下子孫款做的。祭的東西，也素素之類，如果有豬時，一定要把尾巴截去，表示不再死人的意思。自己祭後，親朋才繼續去祭；晚上，夜半的時候，喪家封了一封一百零八個錢的利市，剪刀一把，清水一碗，和冥蠟蠟燭之類，叫喃巫去鬼混，別的人要避開，叫做「送人客」。

一個棺材停在家裡，終不妥當，一定要送出去埋掉的，把棺材抬出去的時候，中國古書上叫做「出殯」，廣州習俗叫做「出山」，通常在七裏舉行（也有另擇日子）。這天的前一夜，通宵達旦，一班兒女和家人在棺材左右守着，叫一個仵工把棺材輕輕移動，喝一聲「大吉利市」，又叫喃巫弄一套把戲，叫做「移材」（說是移動棺材，是有煞氣的，如果出殯時移動，親友衆多，很難躲避，所以預先移動，把煞氣洩了，明天就不費力哩。）親友們一概要避開的。出山算是喪俗裏最複雜最麻煩的，而又很隆重的段階：

（一）儀仗：這差不多是喪家擺架子的裝飾品，也許是貧富特徵的表示，以越多越覺得高貴富裕。親朋們也有贈送的，牠的成品，不過是西遊記上的人馬，什麼開路神，四大金剛，唐三藏取經，——

孫悟空豬八戒的故事，裝飾一個一個的偶像，和花圈金豬犧牲……十分好看，我相信那專門營業的店子裏，一定能給我們以詳細報告，可惜我不得空去調查。

(二)駐靈：俗名「設靈」。出殯的時候，必定有許多親友送殯，如果墳地距離家裏遙遠，那末，一定有些不便送到的，所以在郊外，找一個地方（或者是茶寮），把死者的靈位，移放這裡，暫駐一下，任親友們和死者作最後的拜別，喪家奉給利市轎金一封，（富家對於這層，很是潤綽，所以有一班文斯無賴，去冒充送殯，混混利市。）開點心，招待一番罷了。

(三)孝子裝束：喪禮用素，是中國的國典，廣州自然逃不出例外；孝子以及子姪們，通是穿素的，頭上一頂頭巾，也素的，嫡出子或長子，要担一根「幡」不論死者兒子多少，一定用一個；幕子叫兩個人拿着，孝子通在裏面，前面有個指導的人，沿路叫着「高低水窟」的話，免使孝子失足，至于要幕子，是說孝子死了父母，再沒有面目見人的。

出殯的次序：先有一個人拿着鏹寶，沿路丟派，說是「路錢」。跟着就是銘旌，儀仗，送殯者，孝子，轎子，棺材，女客，——或者女客要乘轎子的，在轎子裏來哭。女人却送不到那麼遠，同時要由別路；親近的也有送到墳場的。普通的送殯者，到駐靈的地方，就拜祭回去，比較上親一點的，就要到墳場去行祭。棺材安葬或寄厝後，回家時叫做「回靈」，把一個紙製的靈牌燒掉，換上一只

木造的神主牌，面前燒一爐香，到屋門口；孝子……等用腳跨過，同時把喪服脫下，然後進屋去，跟着要弄一套點主的把戲：

神主牌要用頂好的木造的，（中下人家多數隨便），題字要有名望而有學問會寫字的人，後來怕麻煩了，任神主店裏一手包辦。那個主字，單寫王字，預請一位有名望的人替他題補，填下一點，所以叫「點主」。回靈的時候，那位名望人，在家等着，叫做「大賓」，另外有一個陪的，叫做「陪賓」。

廳上擺一張案子，陳列筆架筆筒墨硯……和前清衙門裏審案的桌子一樣；筆要新的，筆竿要用紅紙包成一根通紅的竿；孝子捧着神主，跑在地下，近東的旁邊，張開一把涼傘（前清官員出行用的），大賓說着：

「日出東方，

一點紅光，

子孫昌盛，

五世其昌！」

把筆端向東方呵了一口氣，叫做「向東方受生氣」，先把墨筆向王字上頭點了一大點，跟着向後一丟，已經有一人（死者的子或孫）接着，叫做「接筆」。隨後又用硃筆多加上一點，孝子對他拜了幾拜，放

神主牌在桌子上，大賓也向神主拜幾拜，由陪賓引到客廳去坐；孝子又遞上花紅，（紅布和金花）和利市，（多少由喪家送，隨大賓的身價和自家的架子而定。）陪賓也要利市和花紅，不過比大賓少一點罷了！——至于貧苦人家，不容易請到名望人，只好請喃嘸先生包辦。點完主，又要安放牠在桌上，孝子……穿着吉服，和親友們叩拜一次，那末又告一結束。

大約四十九日後，即第七個七，叫做「做理事」，就是幹完事的意思。這天要大開筵席，請親友光臨，把從前佈置的喪堂，像輓聯祭帳……等拆去，全屋大加掃除。廣州俗例：喪家在大殮，頭七，三七，五七開祭，出殯和這天，都要給人家吃一頓；那些來吃的人，又一定要通通來吃，不肯任何殮不來，既是「有頭有尾」。這一天把所用的東西都拆了，單留一張桌子，擺着神主牌，早晚娶像祀神般的奉祀：端茶，端飯，早上端面水，漱口器具，一直到一百日為止。叫喃嘸把神主牌遷到神龕去，大祭一次，叫做「上樓」也叫做「做百日」。這算是完全結束！

以上所述，是順序的，此外有幾件瑣屑的：（一）饋儀：死者的親友，不消說要和送東西給喪家，饋送的厚薄，自然以感情或關係之深淺而決定；禮物的種類不過蠟燭喇，祭帳喇，輓聯喇等……有送儀仗鼓樂打齋……的，也有送錢銀的；家奠時，又娶送祭品去祭奠。（二）答儀：禮相往來，是中國的美風。喪家受了這些東西，一定要答的，普通都謝回吉儀，（也用錢，看饋物的輕重而定。）如果地

祭的，要答回菜刀一把，或答回「刀金」若干；有燒豬祭的，答回瓷碗一同，（即十個）或瓷金若干；附帶的要果金利市毛巾……等。（三）笑喪：如果死者是年紀大的（六七十歲以上），叫做「七老八十」，以為這麼老才死，不用過於悲哀，所以叫做「笑喪」。笑喪的喪家，陳設多用紅的，少用白的，說紅的是吉的。（四）打齋：喪家延請僧道回家做佛事，或道事，叫做「打齋」。這是居喪中消費最大的機關，有用男的，有用女的。（她們都是妙齡的尼姑，往往會鬧出笑話，她們常唱出很好的梵音來。）

拉雜地寫了這篇東西，讀者大概可以知道個梗概。不過廣州居民裏有不少旗人和外來的，他們的喪俗和我所述的，又有不同，這我要聲明的。

末了，我很感謝我的朋友姚錦公先生：我這篇東西，和廣州舊婚俗，他都給我以充份的材料。

一六，十二，十二，完稿于廣州靈峯寺。

本書的『廣州的舊婚俗』，曾登中大歷史語言研究所

週刊第一集第五期；『廣州的舊婚俗補述』，曾登全

刊第二集第二十一期；『廣州的舊喪俗』，曾登全刊

第一集第十一，十二兩期。

民俗學會叢書出版預告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三冊).....顧頤剛著述

中國故事探討集.....鍾敬文編

中國歌謠概論.....董作賓著作

台灣情歌集.....謝雲聲編

吳歌乙集.....王翼之編

廣州兒歌甲集.....劉萬章編述

情歌問答.....丘峻編

民間文藝叢話.....鍾敬文著作

蘇州風俗.....周振鶴述

福建民俗概論.....陳式湘著作

河南謎語類編.....白啓明編述

民俗學問題格.....楊成志譯述

妙峰山.....顧頤剛著述

粵謳.....劉萬章等標點

狼狽歌謠.....劉乾初編述

陸安傳說集.....靜聞編述

看見她.....董作賓著作

寶歌.....鍾敬文編述

鍾敬文編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8443B

The Folklore Society Series

THE MARRIAGE AND FUNERAL RITES OF

SOOCHOW AND CANTO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ton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

蘇粵的婚喪

每册定價大洋三角

(民俗學會小叢書之三)

述者

劉 頤
萬 頤
章 剛

編審者 民俗學會

發行者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印刷者

明星印刷局
廣州市九曜坊

